

## 纪念海南解放六十周年特别报道

## 解放时刻

解放前夜,人们在惶惶不安中期待未来。当时年仅 17 岁的热血少年梁鸿志,是琼山中学的学生和府海地下学联的成员,在对黎明的殷切期盼中,他用生动而饱含激情的笔,留下一个历史节点的清晰记忆。在他的日记里,我们能

看到老百姓在国民党反动当局统治下困苦的黑暗生活,以及海口民众最终迎来解放的巨大喜悦。值海南解放 60 周年之际,《海南周刊》特别摘登《一个国统区学生的日记》,以飨读者。

文／梁鸿志

——一个国统区学生的日记（1948—1950）

天亮了  
唱吧  
笑吧  
跳吧

素描《海口解放了》由吴坤仁老人耗去半生光阴反复描绘而成。1950年4月23日，私立海南大学附中学生吴坤仁亲眼目睹了解放军进城。而这一画面也被吴坤仁用炭笔记录在了他的画本里。此后几十年来持续修改勾勒，直至2007年9月才完成。

陈德雄 摄

## 每周币值打折定律

1948年3月7日—13日

宿舍里有人“发现”了“每周币值打九折定律”，比方说五千元关金(十万元法币)星期一能买某种糖果十粒，到周末这笔钱只能买同样的糖果九粒，币值无形中打个九折云云。大家接着漫谈物价，触发了一番言论。大家又唱《你这个坏东西》的歌了：

你、你、你、你这个坏东西，／柴米油盐布匹天天贵呀，／这都是你，都是你，囤积在家里，只管你发财肥自己，别人的痛苦你是不管的！／你这个坏东西，真是该枪毙！

12月12日

一向性情很好的蔡医生，今天却大骂贪官污吏，说他有位同乡做保姆的，目击胜利(抗战胜利)后躺在中华戏院(编者注：现海口市解放戏院)四楼的魏股长，大发接收财和救济财，还夜里打开他管的联合国救济物资——一箱箱牛奶来喂他自己的狗，而当时饥民却以米糠充饥，这班人真比清朝的官吏还坏。为什么蔡医生变了呢？听说是“8·19”后，他将平生储存的黄金兑换成金元券，到11月1日政府又停止经济改革，最近一个多月来金元券又像法币那样大量涌进市场，物价猛涨，蔡医生多年储蓄付诸东流，怪不得他变了。

还有我认识的一个幸运户小蔡今天也十分生气。说他是幸运户是因为不久前他“中标”(编者注：“标”类似目前的彩票)得了一笔钱，但他将这笔钱兑换成金元券储存，如今金元券不值钱了，他怎能不生气？

## 中央社颠倒“三大战役”战果

1949年2月10日

今天春节，闭门不出，专看一个走水客从香港带回来的一叠港报(《星岛日报》、《大公报》等，看后才知天下大事：

去年9月12日至11月2日，辽沈战役历时五十二天，正规军被歼四十七万多，东北全境易手。

去年11月6日至今年1月10日，华东战场淮海战役，精锐部队被歼五十五万五千人。

去年12月5日至今年1月31日，在平津战役中，被歼和改编五十二万人。

原来中央社天天喊什么“锦州大捷”、“徐州大捷”，报纸上连篇累牍报导歼“匪”多少万人，统统是骗人的鬼话，可笑的是昨天本地报纸还报导什么万宁、陵水县各界聚会庆祝国军大捷，可叹的是我所接触的人绝大多数都不知道战局真相，他们有的心急，有的漠不关心，有的爱发谬论……其实，今天以前，我所知道的也不多。可见封锁消息是愚民的好办法。

## 天价银元券一元换千亿

9月30日

这个月发生一件金融大事是，新成立的海南银行(由广东省海南特区行政公署长官陈济棠筹建)发行银元兑现

券(简称银元券)，据说是在香港印刷的，面额有贰分、伍分、贰角、伍角和壹元五种，规定银元券一元兑换银元一元，折合金元券五亿元(记得去年“8·19”发行金元券时，金元券一元折合法币三百万，也就是说现在银元券一元折合法币一千五百亿元)，多惊人的数字啊！而市场上比价更厉害，银元券一元折合金元券八亿呢，——即二千四百亿法币。

今天才发现中山路、新华北路这两条大街上不知从哪天起已变成旧货摊，各式各样半新不旧的衣物、家私、旧书等等，价钱十分便宜(比本市传统的旧衣物市场价还便宜)。卖主都是盲目从大陆过来的民众(讲广州话的居多，大概内战已逼近广东吧)。虽在大街上摆摊，但来往人不多，车辆少(很久才有一两辆三轮车或单车经过)，谁也不觉得妨碍交通。……我只用原书定价百分之十便买到一本《英语方法大全》，十分惬意。

## 偷听电台才知新中国成立

10月5日

今天周末，晚上徐君邀我到 he 亲戚的药店后面坐谈，夜深了，他掀开布幕，现出一台大收音机，从小而清晰的声音中，我们听到重要的消息，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，中国人民站起来了，今后纪年改用公元了(我在日记本上要立即执行)，昨天广州、厦门相继解放了，(怪不得近日海口来了很多外地人)，还有频频呼吁海陆空三军起义的号召……

听收音(机)是犯“法”的，但我没有恐惧，只有振奋？

10月17日

这几天，抓“猪仔兵”的事时有传闻……市内到处是败退下来的游击部队，和路上行人之比是1:1，黄昏时刻家家提早关门，免得惹是生非。今天是严重的一天，因为是警备司令部限令游击部队寓市集中的最后一天，否则缴械……

学校迁址到南门外，教室大体尚好，但较偏僻，总担心路上不安全。

徐清浩君来了，他带来好多宝贵的东西，其中有一本油印的小册子，里面可以看到 new 国旗、国徽、国歌、国旗的比例，××(编者注：指五星)的位置、颜色，并附有详细说明。——公布早有一个多月了。全世界早知道了，但对我来说是第一次看到(海口市民绝大多数压根儿就不知道)。

## 重庆来的飞机散落金银

11月22日

今天得知，星期六傍晚，重庆来海口的飞机，堕(坠)落在市郊金牛岭附近，机上所载的大量金条、金器、银元的(等)贵重物品散落地面，因天黑，有关方面清理现场不彻底，其中小部分在第二天被附近民众发现云云。

一贯冷冷清清的海口飞机场也热闹起来，天天有好几架飞机从四川飞来，载的都是国民党大员。失事飞机上的巨款显然是他们带来的“私人财产”。口口声声称遵照国父孙中山遗嘱办事，自称“人民公仆”的大官哪里来这么多财

产？——是俸薪所得吗？是商人的捐献吗？是国外人的赠送吗？陈济棠在广东靠的是走私，他们在四川靠的是什么？

这件事，社会舆论哗然，报纸却只字不提。我要利用我所主编的学校壁报，对此加以抨击，于是我写：

仿唐诗《塞下曲》作《岭上曲》

月黑雁飞高，达官夜遁逃，

缺油机坠落，金散百千条。

日暮草惊风，心寒难展弓，

平明寻宝物，没在石棱中。

## 盼北风送来解放军

1950年3月3日

在街头，只见绑押着三四十名青壮年，有穿军服的，有穿便服的，被和他们同样多的刑警队荷枪实弹押着游行示众。街头张贴着处决的告示，说他们是海北籍船工，驾驶木船送“匪军”偷渡在海南登陆被抓获，触犯“十杀令”，今执行枪决云云。被押这批人安然步行，是不知道已“犯”了死罪呢？还是“视死如归”呢？

北风，你要日夜不停地刮呀(编者注：北风有利于木船送解放军过来)！

## 闪闪的红五角星

4月23日

因为睡前振奋，约莫在凌晨两点便醒了，在床上屏息地听屋外的动静。

寂静的街道上空隐约传来炮声，不久，又传来密集连续的枪声。啊，我直觉本地区划时代的日子真要来临了，我睡不着了，爬起来把贴在玻璃窗上的纸扯去一角，从所形成的小孔向外窥看(能看到新华南、新华北路交界处路面)，在黑暗中，看见零零星星的散兵向北走，也有个别朝南走的。半个钟头后，街上空无一人。

约过20分钟，听到阵阵的脚步声，看见一队队手持冲锋枪，头戴树叶伪装的士兵，紧贴着街边，以慢跑的姿态向前冲。士气、着装和刚过去的散兵截然不同？啊，这肯定是人们盼望已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城啦！

天亮了，我们几个人从门缝里可以清晰地看到三五成群的琼崖纵队的便衣队。渡海大军，现在可以看清了，他们穿的是深绿色军服，军帽上有闪闪的红五角星，一批批都沿着骑楼不停地前进，并不理睬在马路中心迎面而来的被解除武装的国民党兵。一方是只顾向前追击，一方是只顾找人收容。我目击对待战俘的政策的态度上，作战双方有天渊之别。

上午8点多，有连续不断的爆炸声传来，我以为是解放军的迫击炮在掩护进攻。后来才知道这是国民党军炸飞机的声浪。9点后，街道恢复平静，但仍无行人。疲劳的大军战士每十来人一堆坐在骑楼里休息，每堆人由一个人值班，其余的都睡了，一睡就睡到傍晚，看来他们有几十个钟头没睡过一觉吧。

下午5点钟，有人送来《大光报》号外，头条标题是《天亮了，唱吧、笑吧、跳吧，海口市今天解放》。